春秋三傳通經合纂

周氏家課讀本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一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　斐瀛莊　毓齡問袁　增輯

元年

孔疏六月即位改元史官定策不可半年從前後年初為統此歲故以年同稱元年蔑然內之稱氏日本立先君者元年春從諸之也

定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

元年春王胡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宋非先君所命則定無正耳。

公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所函告多。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

春王

杜註不書正月創位在六月也杜氏曰王所以正天下天下不可無王也正所以繫一國繼國無正不與季之覇也家氏曰書下以王法治季氏也不書正月正朔非季氏所得編[illegible]宗氏曰不書正月[illegible]非也三月亦無[illegible]三月乃行執仲幾事

執仲幾

但衛[illegible]不受功則[illegible]以正其[illegible]不告司[illegible]

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巳之有罪焉爾。

穀梁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劉氏曰定立受之季氏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孫氏曰既不請命又不歸于王覇得罪不與也

左傳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晉 鄭游吉 宋 叙）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

三之國衍聚也諸侯
親之辭也
黃氏曰晉人執衛侯
歸之于京師是諸侯
執人于天子側也執
宋仲幾是大夫執人
于天子側且非[illegible]權
大夫[illegible]曰以事[illegible]討
有罪以[illegible]尊
公羊[illegible]氏曰殺
宋[illegible]是矣公羊以
爲大夫不得專執則
是[illegible]子[illegible]得討
則非
日[illegible]也代天子
大夫爲政 韓簡子
皆不信 原壽過周
大夫 去柏椁示貶

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職

杙說折禦也
從政者新造秋子初代理新為政也

俞氏曰徵人徵鬼絕对違天逆人絕对

杜注後者後期不及諸侯之役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病彌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故曰違人

儲氏曰違天謂求安

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奸也

語放肆

何不請王命　何不師晉京師　甚矣

紀城成周

齊邪崇叔

穀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喪至公即位

胡傳喪至而即位逆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

程子曰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季氏之制也

家氏曰定公不以先君首禍而自以爲己所當得與其何逆此逆相援有其即位許之也往氏曰定爲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亦如之臣而書即位余氏曰此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傳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

諸侯雖在門而縮已則嗣子即位昭公喪內外歸飲事已畢何除去日而後葬丧不過假此以待衆而樹己援立之功耳

杜註成子婚之子幾非会也從者謂以叛從公與季孫定祭者雜出與季爲仇者。

葬昭公

呂氏曰昭曰我行隨君沒之因事當葬之葬此時有人黨列丁

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氏曰昭公昔葬留不以季氏爲逆也

左傳 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

其臣下者高氏曰昭從中散從如以我歸請及踰月而後葬則為臣者無恩于先君如此

杜注將溝季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

林氏曰公氏俱二墓塋宅

九月大雩

穀云旱暴未甚人力未竭可以禱請也公之[illegible]許氏曰先王[illegible]人力竭而何以哉趙氏曰山林川澤能與雲雨皆可不必專上

事死又辯之以自旌也縱之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欲惡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杜注季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欲宅先君同林氏曰公氏公墓

九月大雩 許氏曰自二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恒之無上也

立煬宮 胡傳煬公伯禽子竊逆有幾而無立者不宜立也汪氏曰煬至昭已二十世

傳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 杜註說之

公羊 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不宜立也立煬

公也　立煬宮

張氏曰季氏妄禱而偷祀煬以立久廢之宮成氏曰獨立武宮且爲比周成之公者之道以示微之所起此不由郊婦立定也夫議已成立煬宮

隕霜殺菽

趙氏曰九月兩霜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宜殺而不殺也今殺菽不宜殺而殺也人君刑罰不中之應

隕霜同說見

孔疏……

宮非禮也 不當立卻毀何家氏曰昭薨于外季以爲逐君之伯禽立煬宮無忌憚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十月今八月 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穀】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之災何氏曰言殺菽則草皆死矣 菽謂霜之殺八月霜能殺之是非常

二年春王正月 備闕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氏曰雉門兩觀僭天子也因災而譏其僭

秋楚人伐吳 許氏曰七書楚伐僅一克于未方悉役皆敗不書敗楠其首兵之辭將入國也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〇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〇吳、

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上縣法象巍然高大使人觀之一物三名也公穀自兩觀始門災故先門未錄趙氏曰此自門延及觀似貫成文耳公穀違經文說李氏曰或於傳宮種宮災不言及之說耳

楚伐吳

趙氏曰報雞父之役商召柏舉之敗

新作雉門兩觀

文云以尊者親之未六列氏曰修時理當先焉而其序而書之

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杜註繁守巢大夫。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胡傳至僭制而不能過災吳舉也何以譏季孫主乎

公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高氏曰天示變而不戒反加其度罪其僭縱已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季氏爲之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公穀作三月

左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

葉朔氏曰延廐國舊嘉之故曰新南門雉門兩觀去舊爲之故曰新作

如晉至河復

程子曰季立定公上不請天子下不告方伯欲睦晉諸侯公而後故明年請盟泉喊

家氏曰意如逐朋立定皆所以取媚之為深公如晉見辭意如操縱其君使一切聽己也

臨按

許氏曰公至河乃復晉之嚴畏懷仲孫忌邾子盟晉之趙狐也

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杜註卞躁疾也

夏四月 備四時

秋葬邾莊公 杜註再同盟 汪氏曰莊公在位三十三年子益爵爲隱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拔郎郯

傳 冬盟于郯。修邾好也 邾子在喪而出盟何以大夫塚衛君皆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杜註未同盟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

三月公

于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

汪氏曰自以大夫盟
邾君長於君盟之公會
劉卷公子成方九月
而出國有父子之親
也

召陵侵楚

張氏曰楚為不道晉
率諸侯伐之正也反
以不得貨而止故劉
以無名議之孫氏曰
前從不振不能救蔡
伐楚使其功歸於吳
敗於柏舉子胥曰晉
上請於天子大合諸
侯而不能行天討興
功而逞於貨[illegible]許氏
曰齊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常而
昭公不復若子常以

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胡傳楚虐蔡晉宜恭行天討乃荀寅求貨不得遂辭書使之陋

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

佩衣范蔡皆北挾以賄不納昭詐言以求貨出使楚所行於敵世也呂氏曰前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齊桓之師書伐楚盟於召陵皆定之師書會於召陵侵楚合十七國而往侵不足有爲也皆自是無復宗諸侯矣家氏曰師雖衆義雖正而下足言伐昭侯隱太子之子明復仇之義春秋所與下書以吳子知相報之爲義則知召陵之爲義李氏曰此係陳氏說亦佳孫前以爲

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

爲子常則夫子尚有義詞明罪王人殺子朝于楚不可謂無功亦不宜書侵故胡傳止從左氏程子王氏門人子使其乞蔡侯許頃所虎服楚無文之所不能一時恣伐而今會合諸侯挾境而遂役從其言之介氏十首鄉懼君佈功而衛不及己故乞賂諸侯假旄賂鄭以絲其功

○滅沈以歸殺之胡傳曰城姬公孫姓也書以歸者沈子不死也書殺罪蔡侯也

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楚不共禮不畢俱言譖未備以謝蔡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太過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皐鼬公作浩油程子曰此盟公志也故書公及

【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顧氏曰孔傒楚而後歲沈大不服而小不從家氏曰召陵會後留前晉蔡也亦晉晉也汪氏曰沈弱近楚其不會召陵也非其罪也晉既其不能兢位耳故書殺以正蔡躬之罪

〇皐鼬〇

胡傳定公受國於季氏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來協此盟書公及內為志也會必序以見授盟之隨盟不序非義所繫以見樂可矣〇何氏曰書公與盟劉氏曰……蔡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〇長丁丈反下文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〇佗徒何反〇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〇先悉薦反下先衛同〇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〇選息戀反〇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諸侯亦無事焉魯失諸侯與入鄆自此盟始也

趙氏曰此使蔡諸侯也前日後凡耳而書公及會又見義事皆侯之復得及盟也衰氏曰劉子不下與諸侯盟得王人次會之禮汪氏曰首止葵邱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則尊諸侯盟何陵鷄澤下卿尹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合諸侯則劉文公不與可知十氏曰澤但代是盟召陵以大服楚之功今書

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

評依昭鼎魄以隨之

按萇弘此言又富辰言文昭蔡在魯上而史記列蔡叔於周公之下此殺謂當還說

杜註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 陪增也 敦厚也 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 大呂鍾名

有閻之土衛所受朝宿邑 疆以周索疆理土地以周法也索法也 密須國名○闕鞏甲名 沽洗鐘名 懷姓唐之餘民 戎索大原近戎而寒

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

不與申闕同故以我法
[illegible]母也
蔡[illegible]也
五[illegible][illegible]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杜註踐土[illegible][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經書蔡在衛上伯主
以國大小之序也甲午
[illegible]所言盟載之次齊
在鄭下異姓處後也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杞伯成卒會

高氏曰不言卒于師以不成乎伐楚也

許遷容城

按許男會晉召陵而今願遷近郢見晉之所爲不近情也

公至會

按公既會而自至其位之定矣

劉卷卒

公云歌士之殺云諸侯主未劍不及杜註告同盟爲是陳氏謂定王室無與于何以不卒此亦不及在

【纂疏】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畏楚[illegible]而疑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汪氏曰世子乞嗣爲隱公七月弟過弒之自立爲僖公

六月葬陳惠公陳惠公在喪出會歸始克葬也

許遷于容城王氏曰許四遷皆楚令悉自遷傚文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屢遷何益乎

秋七月公至自會許氏曰不致使楚議無功也高氏曰以會致者不成乎伐也

劉卷卒杜註劉蚠蒞命出盟位侯卒則天子爲告同盟孔疏天子告臣言名耳而已故不爵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趙氏曰晉侵楚不能救蔡而適爲蔡招楚今受圍而晉不救安事盟主哉故蔡求吳

【左傳】秋楚爲沈故圍蔡

楚圍蔡

按此見蔡被沈所致也然後成乃晉命今不見救者晉也

晉帥伐鮮虞

許氏曰見楚不能討罪滅沈乃借救難中山是後書晉與鮮虞者數作仍強暴而行於晉不能趙氏曰六卿之柄也成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罪

戰柏舉楚敗

胡氏曰吳稱子何以稱子義與救蔡者與何以不言救救大矣隱遁于何得能自欲請楚滅蔡行故加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公作闕。許合楚而居小也盍請濟之滅內諸侯并禮祖商氏不書柴此以特往會書

葬劉文公穀氏曰劉國尹氏王子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柏舉公作伯莒穀作柏舉左氏曰禁懷伯矣書以伯蔡也

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

此再勿非何敗吳之要也若由無此之行之川以許由與之亦由彼紛欲使誤為敗己以舉大目喜僞儀贊楚人復繼師辨對名與張敞同一書法江氏日書以一旬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僖二十六年傳以楚師伐齊之此事王氏日楚營潦艱敝舩用覆太子建殞吳川來容死東國分路僕以子常來說裝我與斯之數年從此其若究諸讀皆者不足與論勘

漢而與之上下我恐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從○改吳 維遊）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

於吳大敗楚師累世
之仇併從前讎以吳
子親行故不得不書
以吳子胡氏乃亦公
穀云進吳子失經意
矣
公穀未識說毛氏詆
與左亦謬
胡傳首條以敗因又
不能死故記其出奔
特以爲稱人家氏曰
在與與某何之在位
皆稱賊以見衛之心
以有人罪之稱者齊
猶大臣之敗歸而以
其死也
吳入郢
孔疏言吳史異無義

臧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作楚杜註楚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

何師氏所與荆見楚之亡其都猶不能守也汪氏曰此蓋因前與吳人戰之次而說也後類謝胡五傳亦稱吳之入楚不曰入郢今從公穀作入楚

服道

公穀以吳爲中國進稱子入郢處宮敗稱吳敎又云不言滅存楚俱未錄趙氏曰楚君存反國故不言滅耳不必拘爲異說劉氏曰賈永滅宮言入豈存之哉王氏曰以吳而敗楚猶蔡人之敗荆其有而入郢者

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 昭王困敗奔隨申包胥以秦師至敗吳師吳子乃歸楚子歸郢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石氏曰春秋貴大義不貴小惠見楚敗吳勝而歸蔡粟與吳互無救災之實也

左傳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杜註省

吳人之志依實而論勿泥貶之說○按吳之以班處宮其事無人理矣信可罪也然以稱其爵貶義則泥稱郢以汪氏說從公穀文作入郢爲趙陳氏又云人斷非得內之詞亦欠盡若定五年書於越入吳豈得國耶

●歸粟于蔡

高氏曰救患諸侯之正然此事自吳楚而歸之也胡氏曰諸侯不與何惟其爭之末以僅書魯汪氏曰昭二十五年歸王粟

公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同亦云諸侯歸。孔疏諸侯或亦歸之

於越入吳 杜注於發聲○李氏曰劉云於越其自稱也越人稱之也

左 越入吳吳在楚也 此見吳之強力不足恃也因越以救楚之惡亦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胡傳書卒見定公不能討逐君之賊而全始終之禮也

左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

不書會學也其三十年會諸猶謂未失故以從而歸則非所急由此不得諸侯以不能救齊之難徒歸粟可

按此舉或從會以概諸侯也且左並未有言會在其間爲當耳

於越入吳

公羊云於越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未得礼疏史與詞無義例

士鞅圍鮮虞

報晉伐兵且惡鮮虞功也

鄭滅許以歸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季氏曰成子李武叔及季桓子皆雅陽虎欲國命矣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許氏曰晉以土地之故加兵不勝又圍之義終不勝矣

左傳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但氏曰諷欲立功也鮮虞何罪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家氏曰肆其不道鄭之罪大矣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李氏曰陽虎之專託公出師耳

左傳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

張氏曰許困於與鄭爲鄰故[illegible]請遷於葉[illegible]而析爲容城西遷依楚以恃附於其勢遂滅之○趙氏曰許不能自治其國[illegible]門敗下結鄭而甚矣[illegible]不死社稷也李氏曰隱十一年鄭人許而存鄭之[illegible]公夫下遂[illegible]鄭滅許而許[illegible]又合天下遂[illegible]以太后之[illegible]甘心何從其下則[illegible]但弱者扶以後[illegible]可感也夫

●公侵鄭

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張氏曰陽虎專政欲徼釁鄰國使衛侯不聽文子言魯危矣故

孫之

高氏曰公孫段亂而鄭滅許晉卿分討之季氏曰將出晉分而陽虎之從逞其欲恭扶其降自其無名行師不然夜伯分而討伐用之國何不書伐戰旅之日討伐之罪亂有臻之寃之義為不能發罪致討使者師掠要季孫獻俘於晉將通伯分耳況陪臣遂國向臣雖亦不屬公也

公至自侵鄭

高氏曰行有臣不能討乃為晉討鄭以外結之危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劉氏曰以二卿專國而陽虎能制之必為亂之故也

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此虎逃晉之兆陪臣執國命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張氏曰大夫爭利使來者是執而親所以絕也

・斯何忌如晉

高氏曰一卿將命可以僅事苟可毋求二卿乎故累數之以二卿為陽虎所制也

執宋祁犁

李氏曰此晉三卿內叛之始亦宋叛晉之始趙氏曰晉卿爭權擅執國使固宜那八以此為樂祁求致君命而先通趙鞅已失使人之職故稱行人以不獨其官宜執也杜謂以為非其罪非也杜註謂樂祁子見於祁溷以為後楊木名

【左】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

城中城
高氏曰城九年城之矣此復城皆外有齊鄭之怨故懼而城穀云三家張以云非外民也未録陸氏曰既既用事何言三家張且非新作何得譏外民哉

・季仲圍鄆
高氏曰齊取鄆以居昭公後遂武於齊家氏曰齊納鄆同非而二子之圍亦非也宜委請告之齊不肯遂用師也明年圍是此則魯齊交兵始此

・盟鹹

不討也乃執樂祁杜註范怒祁比趙氏故博叔意也使范鞅時皆有罪則弗執矣

冬城中城汪氏曰公室無民豈能役衆盡門皆欲去三家託於禦齊鄭而城中城擁公臺固耳

穀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非譏也存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註不言何圍次鄆貳于齊故圍○譏不以次告也

公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始存劉氏曰謂二名難諱也二名不偏諱何譏爾蕭氏曰一名者多矣何獨譏此哉

七年春王正月論門時

夏四月餘門時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陳氏曰石門志諸侯之合于鹹志諸侯之散自是無土盟

按此依繫隱初年石門救首與惡晉定先伯之終喪尸景則伯之始也

家氏曰齊與鄭伯宣將大江作僭溺之難不能勤王乃求鄭衣衛與人從我耳季氏曰齊景圖伯鄭首於有之自是盟衛于沙齊侍于垂會來于洮自制待之與隱初年當看

執結盟沙

家氏曰齊盟也於盟山李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晉失伯後楚未定北方使齊

【左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於衛 許氏曰叛晉也伯道衰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作沙澤 劉氏曰衛侯欲其羣臣以結晉齊執結非伯討矣 許氏曰叛晉也 吳氏曰齊衛罪均矣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氏曰景乘晉衰而欲力爭知將或可而不知已不可也

【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

[illegible]尊王室安諸侯植公之功可復也何圍晉爲尋乎轂云乘禍未銷趙氏曰執行人皆舊何獨重衛哉

國夏伐我

許氏曰諸侯唯齊事晉故晉伐之高氏曰齊叛晉與衛明故爲鄭伐我且報圍鄆家氏曰前不能討盟如今興無名之師何以爲方伯繼鹹沙二盟書伐賤也李氏曰以晉伯不復振也其役晉叔無功於是及齊

不圖禍而必死若夷曰虎啗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退不敗。

九月大雩 胡氏曰一秋而大雩僭瀆之甚也江氏曰魯昭二十五年皆書災甚皆不知儆也

冬十月 備四時。是年冬十一月晉籍秦送王入王城不書以不早定周亂逆之年條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無寸攻而提報怨書至危之

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 徐射 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自外

平矣
● 正月侵齊至
杜註報闞浸之伐也
傳言齊無罪政七無
闕志　顔高齊人　顔息卅
子鉏皆人
猶皆齊人
先先歸也
二月侵齊至
按魯無罪改而再侵
齊徒重怨其怒兵罪
高氏曰再出不得休
息公進退不自專云
故兩書侵至任氏曰
不恤其民矣
殺梁往月狻月冠之
不綏刘氏曰八月公
至代茌亦［illegible］致月

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孫氏曰公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傳 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苔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杜註未得志故卑氏曰陽虎無忌已劉公再往公何不自危哉故皆書至

曹伯露卒　汪氏曰隱公通弑聲公亦露弑隱公凡立四年卒子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許氏曰魯衰而與齊構怨以侵易伐

甚惡之辭

國夏伐我

高氏曰定公即位來嘗修好於晉而再侵齊故齊亦比年伐我

●公會晉師于瓦

胡傳言齊師而不書士鞅見人臣不可敵主元帥也重師也

余氏曰魯曾不足禦齊以致在陪臣不能判寇使公遠出境外而晉伯已衰師出後期無濟於事不若與齊平矣

●公至瓦

按公遠出境外晉救不急遽至危之

【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高氏曰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杜註瓦衛地晉來救我也不書救齊師已去

【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懷公卒閔公越立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高氏曰以二國叛晉從齊也而不能取服

【傳】晉師將盟衛侯於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

高氏曰不以會書者非出師也季氏曰不以公會大夫因此又見師爲重耳

・士鞅侵鄭衛

晉鄭叢侵國亂手事而伐四晉鄭六邑晉不能討而會魯分因鄭從晉侯之叉不能取威而衆叛矣

許氏曰諸侯已貳不思從礼是務而欲以服之但以兵凡氏曰知諸侯之不復從晉也

・孫何忌侵衛

季爲晉侵而附之今春秋之邪斯也季作

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進矣　何公　李氏曰義不足服人故制之以無名之師

經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高氏曰以其爲晉與師故書晉侵

傳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汪氏曰與晉命衛如侵宋同書侵譏之也

經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註曲濮衛地謀叛晉也

更將此例爲篡祖前迷郭亦進書季仲可知

·盟闡洩

高氏曰會爲晉侯鄭衛之故又自侵之故二君同盟此與以國同辭

·從祀先公

胡傳竊人爲山同昭公始得從祀大廟逵也陽虎欲去季氏之罪以媚魯人其事順而其情逆故聖人譏之王〇汪氏曰三傳皆以從祀爲祀閔僖據汪氏以前然胡公亥趙引且辭而氏

從祀先公（高氏曰既傳當正昭當祀今盡順禮許氏曰魯躋僖公外閔公後祀如正其禮）

【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公羊畧同王氏曰大事也不由公命而由陽虎故不書禘又不書曰）

【□】貴復正也（謝氏曰陽虎欲去三桓亂也而順祀正也春秋善惡各書其實）

盜竊寶玉大弓（謝氏曰玉象德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之而子孫不能守）[illegible]

【傳】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〇提明）

姜氏所用之今考之經昭公之孫稱論據已祔祭禰廟而往祀不備昭公與禰於莊公譬法不同則三傳似亦可通或云升閔躋僖非昭時急務然陽虎雖祔祭昭公而道爾之義猶待孔子爲而後而合於先君之幾成則又何也

論務實王大引

杜諸家皆略名氏不見於目論陸氏曰將以求國事得將外求容耳徐思不義故歸之非如亂氏求名之說者氏目爲致詳也

壬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

非徒罪分器亡也罪
其相刑政之了川注
氏門何諱季氏注盜
公取寶玉藏於其家
然則公之綏不書失
出書竊則陽虎取於
公宮非取之季氏也
杜注都事都逆之兵
直也　陽甚陽虎從
弟　昨督也　季氏
昨謂孫宛之言欲殺
桓亦已於難以避其
先人之見　公斂孫
氏支子
按如公孫宇可正何
誤取之季氏之淚
徵名也
子言季寤字輝猶繙

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按傳分器不能守而竊諸公宮失與得皆書誠公與執政不禁者

也

陽虎執不書竊寶玉微弓之也

按穀梁竊寶玉大弓之辭與公左氏者互見之義則父之辭謂之說稍異而亦歸於公羊公羊穀論爭判白可無爭論無經無竊何以言竊公羊豈不知竊有分器耶宜乎既以為竊言也然則同竊大弓三傳之說不同然聖經之大法不在乎此所以謂其辭稍異得之而已此說所見更大

得寶玉大弓

大也

【公】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役叙事略同左林楚公作論衛公解竇字誤未錄

【穀】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九年春王正月時。備四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作囆獻公卒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胡傳在前盜竊內萬氏曰不得盜以正與刑僅得寶玉大弓或刑之失。一至於此。

重之也亦書之也○
本有前爲竊說
左器用曰得數語未
錄劉氏曰言得以見
失也書器必言得謂
大器何云取乎孫氏
曰不曰盜歸者盜賤
不可所見也汪氏曰
杜註謂失之爲辱故
重書之固然其謂得
之爲榮未足榮也適
以彰其失之恥耳
甘註虎以無益近用
而藏爲名故歸之使
陽關討陽虎也
棘門陽關邑門
氏齊大夫 鮑文子
鮑國也成十七年

傳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

人名而立之年九十除矣誤刻宜欲絕追者 杜云叢榆車名 穀云不地竟也未詳 趙氏曰未出境故云得月書稱不蓋地何義耶

◎齊衛次五氏 陳氏曰外會書次們楚屈我以來未有也今再見無伐也不書伐晉者林而祀晉也有伯非其事無盟主非禍故也任氏曰書次未敢輕伐始駟淺

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邵氏曰陽虎逃於道路以縲追而得之

【公】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杜氏曰以明失而復得也

六月葬鄭獻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註五氏晉地 杜註以次告 王氏曰晉尚強未敢顯言伐

【左】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

中次五氏又次范蔑
至哀元年而後伐其
欲行所逞久矣。
家氏曰五氏之次齊
衆皆叛晉趙鞅猶同晉
伯已絕齊雖能修桓
公之業春秋猶將與
之乃不能尊王安諸
夏反與晉衰而屢次
以求逞則非義矣故
譏之
按家氏說與諸說稍
異而亦有理
杜註謂之爲取婦也
呂戰訖共上息也縣
甲欲登堞 猛笑言
不敢與書爭也

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遊下又）齊師克城而驕。（褚上云）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以上記衛）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服氏曰觀齊夷儀未能次五氏以聲）

○及齊平
謝氏曰平一國所屬
故不書公我欲平而
彼從我平也孔子相
魯修睦而平李氏曰
同舊然役役而平恐
亦非聖人之意○季
氏宗氏同謝說

○會夾谷至
胡傳孔子一言而威
重三軍天下莫大於
理而强與衆不與焉
拔湖傳亦未在殺○
趙氏曰經不書盟傳
何何云盟貴氏曰諸
事似非聖人氣象方
齊景急於求諸侯必
將善欲伺引兵劫魯

之
月

蔡伯卒　冬葬蔡哀公　許氏曰蔡自晉悼役益退保兩戎事不見於春秋。

左同經文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註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　湛氏曰孔子爲政安民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　皁氏曰平齊以靖列國

左傳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始平未必然　似非聖言

會盟未有兵甲之事卻有聖人豈無理義之論何至此哉宋氏曰陽虎請伐魯齊侯以鮑文子之言而止至是魯用孔子國大治齊人慕義故爲此會欲得有兵劫之事聖人用禮將使悖於信義傳言盟誓也使魯反汶陽之田則魯將三百乘爲齊役乎嚴氏曰其時自徵孔子齊亦必平孔子稱相自成禮而退耳以却萊兵爲聖人所績下策之甚朱氏曰匹夫之勇賢者不爲而

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經未書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傳終此事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

謂梁人爲之乎殺梁嬰父不盡以地予者危之矣殺劉氏曰常例耳何危哉

趙鞅圍衛

趙氏曰報五氏之次也然不討齊而圍衛晉畏強大而侵小也李氏曰晉自召陵後書侵以義不足服人也此書圍以力不足服人也

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姑存殺梁嬰同。朱子曰此事附會

晉趙鞅帥師圍衛 湛氏曰志報怨之兵也李氏曰離齊黨也而卒不能服晉矣

【左】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

○來歸三田
胡傳齊人心服而歸之也○高氏曰孔子修德之說感於其人之天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皆取於大國之力也歸鄆讙龜陰則不待求請之而後得也惟此書來歸道化所感莫知其然而然聖人之道不爲空言也李氏曰是年爲大司寇十二年使仲由爲季宰墮三都葢聖人以王道化齊魯也汪氏曰終之斯未也

叔孫仲孫圍郈

何斯無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左在前會內杜註夾谷服義 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

公 齊人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感是來歸之 汪氏曰齊人感夫子之義而歸侵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帥師圍郈 下郈字公作費胡傳侯犯叛不書三家以專魯家臣爭叛亦其宜也

左傳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

湛氏曰二子圖郈爲侯犯據郈以叛也侯犯之叛爲殺公若也若之殺爲圖諫立武叔也故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叛之矣叔孫仲孫上不能畢君下不能御臣播與衆圖邑而術不克則魯之無道可見矣

○秋圍郈

孫氏曰郈不服故秋再圍朱子曰大夫專權以殺陪臣擅命夫子欲爲正伐家極分曉家氏曰齊歸郈者此聖人道化所感不然齊何有於叔孫哉

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汪氏曰叔孫不知改過遷退守臣職使家臣感化而師亟歸圖邑又不能明正其罪而使犯之僚屬駟赤多方爲詐諼之謀誘之出走縱幸勝之何以國乎

計之郈人許侯犯行也。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

杜注宿故宿國。閉

之門其從門也。誅

責也。物識也。數

數甲以相付。

樂大心奔曹

按九年春左傳載宋公使桐門右師樂大心盟于晉辭僞有疾其族子明遂以將作亂譖於公公逐右師此奔曹之由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紊亂固可罪矣然大心狡詐以避事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杜註犯以不能副武叔命故叛

宋樂大心出奔曹季氏曰宋景聞讒逐大心而大心挾詐不忠安保其不亂哉。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家氏曰嬖臣故也奔者固有罪宋景亦少恩矣。

【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

宋地奔陳。

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爲文

會安甫

家氏曰前此三國盟鹹盟沙矣今又爲此會衛所賴於晉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固諸侯之從而役伯也

州仇如齊

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讙龜陰田今侯

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要君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 無恩 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以自奔爲夾罪地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牽 家氏曰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杜註謝致郈也。

傳 武叔。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 左傳曰

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是乃叔孫如齊謝焉

弟辰暨仲佗出奔

胡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寵任故失二弟無親親之恩爾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事猜又見仲石名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萬氏曰君不君則臣不臣也家氏曰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並咎也

辰及入蕭叛

家氏曰辰以憤激不平而出其罪下於共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杜註齊以致郈德叔孫叔孫言義分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左傳在前地奔後按此參譏之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趙氏曰奔書暨辰強之也叛書及辰主也二子從之仲石誠庸夫也。

夏四月僞四將。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胡傳四卿叛在蕭大心從之叛可知矣陳曹亦有邪

經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弟入于蕭以

叔弓仍書弟然實叛也○按梁辰未失其弟未絕劉氏曰辰爲亂以爲未失弟妄甚

樂大心入蕭

杜註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季氏曰舜循瞽瞍稱及可見仲石之叛乃其所欲但辰主謀故以爲首惡耳稱自因其力也

及平追盟

陳氏曰輸平志諸侯之合及鄭平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按此亦可與及齊平參看係私二相倚匪物之敢

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公穀作莅杜註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

左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杜註魯自僖公世服於晉至今始叛故曰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汪氏曰在位十三年子比立季氏曰卒不計葬月不知

夏，葬薛襄公。高氏曰春秋書薛卒者三葬者不日不月史文畧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左傳公羊俱在墮費○趙氏曰孔子方仕仲由爲季宰建此議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家氏曰此及十三年再書衛伐曹蓋列國無盟主也

左 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

邱伐曹
按此亦若衛之寗小
耳。
○墮郈○墮費
孫氏同[illegible]舒
邑城以自[illegible]
臣因之以叛於是墮
毀之胡氏曰[illegible]
臣之禍叔孫首墮郈
郈乃墮也季氏[illegible]
邑既奔齊必師[illegible]
公欲利變也○胡傳
三都雖各因[illegible]城
三桓既微時[illegible]
數有叛者而隳於仲
尼遂墮三都上下交
順以禮爲國而[illegible]
之兆也○王氏曰墮

守爲無射。杜註彊孟縶子季氏曰是時曹伯陽好田弋公孫彊爲政必非腹睹者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杜註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

【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帥師者邑强也。

【穀】稱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

邱以一雉爲以二雉名皆異於禮也朱子曰此子固其說而爲之浙可復正也後我公欲說破也于便不信之張氏曰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强幹弱枝之勢也使强臣不敢恃險以叛君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孟氏曰邪說以禮化天下使內外狄耳

○會齊侯盟于黃　張氏曰此齊景公來氏曰陽虎伐魯侯使汶生故辭而盟汶氏曰

仲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秋大雩。孔子用魯而諸借禮循行之者在位未久不能遽盡革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羊作晉侯杜註結叛晉張云公羊誤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惜仲尼不終用於魯階臣叛大夫比成終未墮

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金○爲私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成之不墮公斂陽之謀也

茨齊。衛。爲之。始。也。貳齊。衛。叛之。終。也。而晉不復伯於季氏以爲晉賊也因孔子用齊而有威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開之矣

公至黃

黍若與黃辨

公圍成至成

杜註國內書至者成彊故出入皆告廟臣氏曰公狃于逆克雖出無功此役必未訪於仲尼胡氏曰及成不墮三家之戚衰矣季氏曰聚朱子諱錄彊者堅而弱者反不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 成公作瑕

左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 杜註書不時也許氏曰囿成不克歸而力此季氏目孔子去君臣志荒矣

墮若強者不墮而弱者墮之故也費郈之叛出於不意公公斂不肯墮惟圍于叔孫便故不成又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且費郈叛故叔孫欲墮之公斂方有功孟氏故孟不肯墮如朱子言則圍成孔子未必不知但不終用於魯故聖化不行而公室之威竟墜耳

殺云圍成大功也又云過乎齊危也俱未欽汪氏曰圍郕一邑弱小甚矣反大之

大蒐于比蒲 孔子行而權仍歸下矣高氏曰既叛晉而三桓日熾人之國已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比伐曹皆不叛晉也靈公志在軍旅不知以禮為國故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寅下公有及字。兩書叛鞅書歸皆罪之也

傳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以下叙叛 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於晉陽趙孟怒名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

乎是時晉衰矣斯不足危也惟與學於席臣以得返為幸耳

次于垂葭

杜注二國將伐晉次垂葭以為援為氏曰與次五氏同家氏曰如是之會盟與次欲以圖伯甚不難哉

夏築蛇淵囿

高氏曰嚴築鹿囿郎築郎囿又築此何囿之多也汪氏曰蓋侵妨農役民不待貶而罪著矣

大蒐比蒲

胡氏曰三家分軍私斂飭闕與賦以自固

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

也非時非制不足言
張伐曹
按十二年張伐曹克
郊今又伐曹必曹伯
陽之不善交鄰也然
衛亦處小甚矣當時
無伯以至於此
趙鞅入晉陽叛
胡傳鞅之入拒范中
行也而直曰叛入臣
専土也入者不順之
詞叛者不赦之罪。
高氏曰著其不由君
命專土與兵之罪ヨ
氏曰午無罪而鞅專
殺不忌荀范不請于
君而擅伐之鞅不懲
於君而倚國非叛而

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
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
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
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
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
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
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
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

何亦罪也
荀士入朝歌故
胡傳三卿內叛危晉
於策見晉賄賂公行
所致也故為國以義
不以利○汪氏曰晉
陽鞅私邑也朝歌公
邑也鞅專殺其無道
逐荀士首亂則又無
君故但以叛書家氏
曰晉人大不忌其君
久矣羽翼他國之亂
臣及是三卿但叛其
君耶其所為汪氏曰
朝歌衛舊都從晉邑
後屬晉
趙鞅歸晉
胡傳歸易詞書之非

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
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穀】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薛弒其君比 胡傳稱國當國大臣之罪也鄭氏曰三傳不載其事不敢妄說○比弒惠公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穀作晉趙陽
【左】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

叛之也罪晉侯縱有罪無政刑耳汪氏曰責晉君之不討罪也公羊以地正國又云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義云晉趙其地反也又云其入無君命者未録趙氏曰皆非也家氏曰此叛也公羊乃以歸爲義穀梁嚴氏曰公穀以地正國之說人傷教悖臣伐賊之敎好胡氏罪其叛逆臣姓說不一好 戌家奔趙陽奔 胡傳宋將去南子之黨於奔陽結戌實也

難土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作二月孫公作子牂公作牂薛氏曰陳不思轍車之覆危哉家氏曰書以誅楚而罪陳也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高氏曰衛靈沈耳於閨以棄其世臣又及其所昵以其國甚之也

故亦由斯而竄公不能正家以衷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節見惡於君富怨之府也○家氏曰衛靈不君南子不倫戌以宗臣之老正之乃所得爲而戌以所能爲也人臣欲正其君必先自正其身今戌富而驕奢不克而速禍宜也

按陳氏曰

按陳與頓有宿怨故從楚滅之然陳與頓鄰也脣亡齒寒陳之亡近矣從自敗于柏舉室是猶賊乃陳始從

經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戌黨也詳見戌瀏奔傳）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公竹醉）

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行戶郎切）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奸如泉）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陘如臨）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

而虐小何哉楚之遇
賴以賴從晉召陵盟
耳滅而與之如無俗
也
沈於
孫者前攻附於
敗檇李卒
胡傳經書以其告也
哀元年吳敗越豈獨
不告而不書疑孔子
削之也夫椒之戰從
父仇也非報怨也春
秋以爲常事不書其
旨微矣

・會牽于齊

按齊景欲圖伯自將
晉之亂臣欲之乃此
叛而同欲□□以致

日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許氏曰書此敗見光玩兵滅身可爲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擊 杜註脾上梁間即牽

傳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

公至自會 張氏曰是時孔子已去故公會齊衛謀救范中行氏同會而助不喪故致以危之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胡氏曰齊景爲牽洮之會黨叛臣以傲君無君臣之義矣

傳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王氏曰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後無聞焉王益微矣

【穀】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
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 公羊同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世子亦罪 公羊道也
【左】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
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
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
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
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

不克而還書負貶聲
異也譬如危將候也
合說
家氏曰史述來始從
齊為之相令之伯分裂
顯明暴欲復祖業而
平三國助叛人春秋
降為戰國暴亦有警
焉連書三會皆貶也
合尚歸脤
杜註石氏尚名脤以
賜兄弟之國孫氏曰
魯未嘗祭而使歸
脤非禮也高氏曰損
禮之甚而譏人於此
春秋如此益曰天子
之任唯祭號其穀
又云石尚欲書春秋

云云未録劉氏曰石何有何功德而欲尊邪始不然

鄭伯奔宋

胡傳公以能南于不能保世子世子以係殺南子不能安其身將殺而殺其罪特甚世子而謀公無道者矣。劉氏曰蒯聵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聵獨得全乎蓋聞歌而恐以告夫人夫人恐其斥已逐宮殺以謀之宋南子家也從其有出奔故人其實亂張氏曰蒯劉氏言冠知左氏所

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傳在前高氏曰此年帥師用事鄭之卿也公疑爲蒯黨逐之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宋景公不兄辰不弟嘗受叛臣皆罪也

大蒐于比蒲 張氏曰蒐而稱子來會則公親蒐矣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也

邾子來會公 杜註會公比蒲石氏曰蒐非會地會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

城莒父及霄 杜註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此此年無冬史闕文

記乃茀子說而非實錄汪氏曰劉張說因穀梁皆泥於世子之義張子論語集註引微微此則不齊未可遽廢也

彄叛部

晉衛難邀也

辰自蕭叛

胡氏曰暨弟兄表公矣兄之道若同歸罪辰據邑以叛書弟奔罪齊納叛臣金氏曰三稱弟非愛辰也非怒辰也甚景乎其兄之詞也

薛比滑

孫氏曰謂滑朝四皆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汪氏曰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而魯喪邾桓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高氏曰魯不當郊牛死不郊可也而改卜是違天也

晉公憾桓[?]政猶在公也自昭迄定後蒐昔不日公大夫卒也

邾子來會公

按此會公于比蒲也與厭叔朝公于穀同此不書朝不行朝禮而用會禮也故次年春又來朝邊又奔喪非會遇譏矣乃良二年三綱並伐之三家按兵權故

城莒父及霄

按此重民力故雖冬必書。趙氏曰一時城二邑勞民甚矣

邾子來朝

按此見邾子事魯之

公羊　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范氏曰食非一處而至死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家氏曰報頓胡從召陵侵楚之怨

左傳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傳滅人國罪大矣然豹亦有罪也不恤社稷不知命矣

夏五月辛亥郊汪氏曰書過時以譏其慢耳魯郊不書者多矣此因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公羊　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李氏曰以牛死改卜而致失時

壬申公薨于高寢杜註高寢宮名不于路寢失其所矣

左傳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是使

過謹固見子貢之智
危邾小邾以卜
魏氏曰從而未嘗遇
邾僭郊自隱始然先
公猶畏天災故因災
而或不郊若定之終
哀之始習玩既久雖
天災亦不知畏矣
滅胡以豹歸
按此書楚報怨之罪
亦罪豹自取且不能
社稷也因從晉而滅
而不救災伯也
辛亥郊
按僭郊當在孟春正
月今改卜則常牛在
滌三月郎宜四月郊
今何以五月郊耶之

賜多言者也定公有聖人而[illegible]不能用惜哉

【穀傳】言叛非正也許氏曰得正而叛者惟叛宵成

鄭罕達帥師伐宋罕公作軒杜註公子地奔鄭鄭為之伐宋欲取邑以處之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王氏曰罪鄭伐大國以居叛人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渠公作蘧杜註宋地不果救宋故書次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趙氏曰欲救宋而不能也

邾子來奔喪趙氏曰定盟被從將其世不犯邾邾德之故會朝又奔喪禮非而情甚備矣

【公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杜註孔疏皆云非禮

【穀傳】喪急故以奔言之邾事魯之過謹也亦定公不使伐之仁感之

四月卜郊不吉又卜五月吉而後郊耳

罕達伐宋

按此役鄭取宋鄭所隙地嵒戈錫三邑以處平元之族詳哀十二年向巢伐鄭傳自此至哀十三年二國凡六侵伐恭於於此又後隱公之初公子馮故事矣

次濮陳

趙氏曰救宋則失人好之鄭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觀望於二國之間此為畏之姦謀也

姒氏卒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未錄劉氏曰非也）

【公】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

【穀】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妾母故不稱夫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杜註諸侯會葬非禮也家氏曰曾宵弁為晉弔經諱之此書志僭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穀】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經文昃字穀作稷）

按此宣宗公穀劉氏駁左是也若非定公妾則史必書夫人豈待赴祔而始書

塟定公乃克塟

家氏曰在以雨日禁爲得禮教以塗甫莫雖不具爲非禮…者在孝子之誠敬何如耳雨無害于力役塟可也或雨甚水至不可則土左氏說亦未為失然國君之塟豈無不備而不克塟則日乃克塟謂之雅貶不可也

塟定姒

按塟定姒不稱我小

辛巳葬定姒杜註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左傳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劉氏曰非也此非夫人

公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胡傳先引公羊又引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

冬城漆杜註邾邑其已叛民日謀伐邾也邾事詳謹哀初立則勞民殺怨宜畏齊乘間也

穀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始存汪氏曰豈有本國有事過時告廟可掉罪者乎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一終

者以其為妻母也

文〻按語

按此贅衰之劣民無怨民之心且啟怨非善鄰之道

春秋三傳通經合纂卷十二

廬陵周　統學之甫　原編
楚陂　裔孫　陵　遜
鍼　齡　尚袁　增輯

公即位
哀乃定姒子然稱繼正

楚圍蔡
社許男入楚時王稱附楚入纔之楚鑑之後列于諸侯乾以誠許由復見若楚封

哀公名蔣定公庶子在位二十七年薨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趙氏曰繼正。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家氏曰楚不能報吳而棲小國以復倪志在蠶食也

傳左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

六汪氏曰此斷蔡未定善文定以宋高宗不復父兄之仇故以復仇爲說此朱子所謂以義理穿鑿者也

食牛改卜夏郊

汪氏曰其未及小祥而從吉從吉不孝乎親不敬于天

● 齊侯伐晉

陳氏曰伐夷儀不書伐五氏不書會牽帥狄鮮虞圍晉不書不忌書伐必如是而後書春秋始於此終於春秋之所無上會秋之季

汝之間而遷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韓詩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校有角字

【穀梁】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胡傳魯郊祀非禮魯以爲常春秋不勝書因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書之

秋齊侯衛侯伐晉 許氏曰晉得專封王道盡矣晉衆伐伯役亡矣春秋之變始矣

【左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高氏曰至是晉伯盡壞地齊衛皆恩故報曾略鮮虞

無伯皆齊鄭魯衛爲之也家氏曰齊景稱范中行以抗君與衛輒以捍父倒行逆施也

何忌伐邾

趙氏曰定公撫之厚而嗣君虐之速何也非公意也大夫意也家氏曰此與後伐皆季氏利邾之土仲叔羽翼之

伐邾取田及盟

家氏曰若魯人逐利而不知止也鄭氏曰季不盟一則不肯與盟一則包藏禍心志欲滅邾也汪氏曰[illegible]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胡氏曰定之末邾事魯至矣今遽伐之利其田不知義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杜註句繹邾地胡傳邾事魯恭徒自辱焉三卿不知以義睦鄰詳若其罪

左傳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杜註絞邾邑石氏曰皆政在三子不由公出師氏曰前嘗取田今又取此貪欲無厭

穀梁取漷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所得也季以田與叔仲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臣始使始于遂班得
臣如齊內臣並將始
下行父僑如等之戰
盟內臣並會始于宿
與戎至是合並將
並與諸侯極矣凌弱
甚矣明其從與同繹春
秋會盟之始終可以
考世變矣鄭氏以季
孫不臨志表厥世與
年又從國邾

滕子朝
按此見滕之微也
‧缺字衍字刪
胡傳譏衛之北無道
爲國人之所不受者
世子非衛人之所立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王氏曰太子非狀未明故位未定今遺命立郢郢不肯居而後日之爭以起

滕子來朝 汪氏曰哀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滕之朝五始于隱十一年止于是後弱甚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胡氏曰蒯聵無父輒亦無父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

出瞶之子天理逆矣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不子北而與爭可乎而趙鞅不義輙公與衛大臣不能早正國本其罪皆見矣、程子曰聵得罪于父不得復立輙亦不得背父而不與其國輙若委于所可方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公穀王父命之說非也、今故未錄公穀

戰鐵鄭敗績

李氏曰雖勝不武況勝而皆自伐哉汪氏曰鄭之黨叛人國罪

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王氏曰書納于戚著輙與國人之罪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作栗又作秩王氏曰皆言帥師其衆敵也書及鞅為主也鄭黨叛人鞅以亂禦亂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

也然歟不思所以致亂者己爲之今納蒯聵而見拒于衛遇鄭師而懼戰失措僅而幸勝且以傷功相與矜夸春秋以鞅毛是賊處己之道也。

杜註子姚罕達也子般駟弘也錄兆不成也遂得遂士進免去厮役也志父亦簡子名鐵邱名

按簡子誓太子禱相應上戰將戰既戰相應若車少鄭師衆相對

太子懼趙羅懼相應懲剡與前誓相應

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

杜註畢萬晉獻公御死于牖下言得壽終靡絏也沾瘁也命氏曰問懷三偶聯疏哀何營晉國極蔬閒事封氣得風清月冷葉落草枯
任註勝鄭聲公名午晉定公名
簡子禱私作乃誓詞託言從君命太子蒯趙孟乃禱詞飾言助晉君
旗其蠭旗取蠭旗于幕下俯應
杜註鄭雖北猶獲羅羅無勇故

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

運齊粟千車與起處
齊輸范氏粟相照。
觀缺之處可見其志
總在奪粟以田范。
猶有知在同觀上言，
射逆之句○范氏亦
同映
杜註公孫厖范氏臣
俞氏曰見得非此人
趙氏幾不免
俞以曰國無小亦不
在大
今日我上也不記踣
事中那我右之上也
不記投車下耶皆可
笑
郵良王良也郵無

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
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
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
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
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
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
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
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

恤

蔡遷州來殺駟

許氏曰蔡遷州來而殺無罪姚氏曰蔡初不自保而背楚旣不自安而誣其事急而殺非政何以令一國哉然則遷州來不與其遷也書殺大夫不與其殺也

於衛圍戚

劉氏曰春秋與晏姑于齊以明臣之不可伐其君雖戚于衛以明子之不可加其父

鄗昔絕 家氏曰晉盛時莫敢敵今逃鄭偏師幸而勝之書戰卑晉而罪鄭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范註七月而葬蒯聵之亂故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胡傳蔡背楚而遷于吳而中悔及事急又委罪非政故以自遷爲文而書殺大夫而稱國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黃氏曰齊助逆子以圍父也

左傳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穀梁 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圖父也不聚戚

君臣父子之道正矣許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知齊不伯而衛亂也高氏曰齊與晉爲仇若職入則衛從晉矣所以助輒也公羊云伯討又云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是不以家事辭王事朱錄汪氏曰以爲伯討易惑不知圍衛戚與宋彭城比乎又豈可逆父子之倫而謂之王事乎

桓宮僖宮災

孫氏曰桓公哀十世

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胡傳王存者衛而首齊非齊首惡討亂臣賊子之法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記變也見天變當戒也繼書城啟陽開郛帶不知懼天變矣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胡傳親盡何以存季氏出于桓立于僖以是爲悅而不毀歟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

祖僖公哀七世祖存其廟非禮也家氏曰季氏特禱僖上故天災桓僖廟以示儆戒李氏曰左氏載救火事此亦見魯爲僖毀之國汪氏曰桓僖毀廟災無與僖主廟當毀又無功德可稱也然當時親盡不毀者甚多如晉廟于武宮文宮之類春秋特書此示戒

公羊復左說未錄李氏曰若復左指如雉門兩觀其新作矣

城啓陽

許氏曰近敵故帥師

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槁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杜註親盡不毀宜爲天所災也

公羊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杜註魯黨范氏故俱晉比年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 季氏曰曹助樂大心之叛今齊景薨無畏于齊修曹之怨也

地震雨災不以變異而取田歲且用兵不畏天命矣季氏曰假陽故鄆讙邾漆鄆其地在魯東近費邾取邾田故入魯季以叔附己故與同財而地則季得之○按此說可補杜所未及

樂髡伐曹

許氏曰宋始猶曹也曹不量力而奴強國適足取亡而已季氏曰此曹公孫彊爲政時

蔡放獵于吳

按六年蔡殺叔侯出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季氏曰朱子曰康子奪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註駟黨高氏曰稱人衆辭也放與召亂之道

係公孫氏或獵之從與

叔仲圍邾

李氏曰來齊來朝來奔我猶不免代取漷沂田受蟜盟禍不免閒不至以邾子益來不止也猶何也

說若侯弗

孔穎達十七年蔡侯申字文侯也今何與名雖同名必有誤者劉炫以爲稱諸氏曰同名而諸殺之責臣子也殺君曰亂兇暴曰亡曰盜季氏曰殺公穀作稱弑也弑殺猶稱賊不以上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渝之魯棄信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公穀作弒 蔡公孫辰出奔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李氏曰昭侯殺辰爲正卿必蹤跡可疑者也故奔吳

葬秦惠公

下道道也未錄劉氏曰微者耳。穀又石三經之說未錄王氏曰非也。公羊賤乎賤者爲非人未錄三氏曰無據

蔡辰殺異

陳氏曰昌子辰後則辰斷間乎殺矣

宋執小邾子

陳氏曰非罪也書宋人其賤可知

晉執赤歸楚

陳氏曰伯主執列國之君歸于京師正也今執而與楚宜書邾曹伯歸宋人乃書歸楚者晉也家氏曰晉

宋人執小邾子　李氏曰齊景圖伯無成而宋景亦存志爭伯也當合宋襄事等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左傳在春。霍即盱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齊公作曼胡淳曰人罪晉也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左傳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

畏在前猶可也聽其他可亦可也乃許而執之以歸楚罪晉也故晉人敗之

杜註負函蔡陽皆楚地　梁在上雒子邑陰地河南山北

豐析皆楚邑　菟和在上洛東　倉野在上洛　少習武關也

三戶丹水北

●城西郭

按此與五年城郎皆

伺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晉許賁子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楚許蔡子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季氏曰蠻氏爲楚所陵自投晉晉反助楚爲虐人誰賴之乎

公羊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以君臣言則楚似君以列國言則楚似伯矣

城西郭杜註備晉也

以備難也與三年城
故鄆同不思自強而
徒勞民備患非本務
也

亳社災
邵氏曰湯作夏社屋
絶戒也周存亳社猶
湯志歟
按亳社有二說楊氏
引左氏閒于兩社謂
此爲社說也諸儒多
宗之家氏曰或云此
周之亳社災爲天下
記異亦通此周社說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作蒲杜註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公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　胡子曰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廢殺其制始于湯

穀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汪氏曰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毋立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高氏曰國亂故緩

葬滕頃公

城毗

隨氏曰不能舊補縫
民區已竭民力以與
亡功一叛晉而具擾
自備之不暇又安能
爲國興助

齊侯伐宋

按宋以晉盟故齊侯命
于洮矣六年參盟好
伐之哉以宋代晉故
小邾子故爲君罷伐
討曰伐齊田託詞以
討然其心原欲圖伯
耳

●趙鞅伐衛

家氏曰圖晉爲衛極圍
成逆伯伯鞅爲情伎
衛其術系叶私圖失

五年春城毗 毗公作比又作芘杜註備晉也汪氏曰譏不時也不宜城也助叛敵晉而城邑夫矣。

夏齊侯伐宋 高氏曰圖霸也汪氏曰景公內不能正國脅制以爭伯而入不恤賑卒以圖亂

晉趙鞅帥師伐衛 杜註衛助范氏故也

傳 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仇乎對曰私仇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

而晉亦失其計也晉
[illegible]大夫請于王也
[illegible]師立[illegible]于殺
乃[illegible]私賂亦非也
況直以范氏故而之
[illegible]爲名于皇氏曰[illegible]
度倍於[illegible]則所衛亦
可[illegible]于[illegible]
以爲衛主一舉而得
耳

齊侯杵臼卒
張氏曰景公五十八
年而[illegible]後有[illegible]
大不不能用[illegible]至于
弑[illegible]可[illegible]
者之成敗氏曰景公
無二可[illegible]而後子
以其[illegible]始不然歟

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傳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illegible]）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illegible]）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歌[illegible]）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

叔還如齊

按如齊兼弔且會葬二傳

葬齊景公

按趙氏循宗公羊孫氏諸說宗穀梁又考汪氏曰禮志答殖商問喪以日數者數閏以年數者不數閏然則數閏者謂大功以下也若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今故兩存之

城邾瑕

高氏曰瑕邾邑魯未

乎何黨之乎。子糾國亡矣伏此歌內

冬叔還如齊高氏曰使齊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畧也趙氏曰喪以年計者言期不言閏日月計者閏亦月也安得不計

穀 不正其閏也孫氏曰喪事不數閏葬齊景公非禮也

六年春城邾瑕邾邑瑕公作葭許氏曰歲書城者皆無德政而勞民也高氏曰追邾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薛氏曰自昭十二年至此晉伯業衰陪臣封殖貪伐鮮虞

左 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者以向以不義強城之記其伐邾入邾矣數之邾不與魯勝弁也汪氏曰詷此如魯濟之類皆有貶職故稱詷以之取不書其何耶戎之不見於其

●吳伐鮮虞

按古日傳昭公十二年晉以五伐鮮虞諸侯很以請晉各自封疏此伐國哀元年秋齊衛伐從齊衛伐晉荀年冬趙鞅伐鮮虞不從齊納荀寅于柏人也

吳伐陳

按吳入郢召陳侯不

吳伐陳　高氏曰陳楚與也吳人楚召陳侯不來吳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修怨也陳自是與吳成

傳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張氏曰以世臣從君于昏受亂命委君而逃不忠之罪也

傳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三子

至今大爲後所稱之怨以陳

國夏高張奔

汪氏曰齊景公廢長立少屬諸高國旣恐且懦故陳乞逐之書國高奔于前陳乞弒君荼于後以爲輕其國不足圖非其人之戒

杜註偃蹇驕傲也莊六軌之道國夏[illegible]弦施不書非卿也

叔還會吳于柤

程氏曰政不修而與吳爲柤之會知魯之將有吳患矣李氏曰

者禍矣恃得君而欲不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家氏曰曾荀息之不若名而奔之所以誅也

叔還會吳于柤許氏曰吳在柤徃會之始結吳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十戰不吉十退不

春秋之末臣與吳會首二…後有黃池之會但魯不得不任其責也

楚子軫卒

家氏曰楚所敗而知懼是以不亡李氏曰觀左傳所載泥見昭王之賢與子西子期子閭之賢殺是不移

哀

杜註申子西結子期啟子閭皆昭王兄大冥陳地吳師所在閉塗即礼記所謂敢塗也塞張也

陽生入齊弒荼故傳陽生之…公子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左傳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曰[illegible]自絕于先
[illegible]不可也何以繫
[illegible]陽[illegible]陳[illegible]少亂
之[illegible]何作也[illegible]其於
[illegible]陳[illegible]陽生與朱
毛[illegible]陳乞乞迎陽
生已謂大夫而爲之
也
比諸書乞而陽生始
也孫[illegible]陽生入
而乞弒君而乞之惡
著而陽生無有罪焉
來[illegible]陽生見
弒[illegible]陳乞立少以啟
亂也陳氏因何爲不
以弒[illegible]者罪陽
生于[illegible]由陳氏
衆[illegible]公子而已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戉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

家氏曰與小白書人例然小白入齊無杜杜陽生不黠有君矣黃氏曰上文無弑荼蒙故書齊非尸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公羊云祇而正以當國之辭言之誤也未紆劉氏曰公羊欲引衛人以求合前聞文別反更大謬○穀云陽生正荼不正云云未録劉氏曰若先君所命是陽生其君矣又何云不以陽生君荼乎抑齒存萬陽生公未衛糾陳乞使荼落之荼

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

叫地彭析蒭大都則取小都殺蔡

何忌伐邾　趙氏曰既城瑕矣邾何待哉宜伐邾之必克也

向巢伐曹　後是將晉大伯齊内亂楚將弱不在諸侯是故強而近鄭衛魯宋近相爲援又加魁悔之初矣

○皇瑗侵鄭　高氏曰不務德而加兵于人故書侵趙氏曰報罕達之役也合齊晉後始報之家氏曰宋連伐曹意鄭爲

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首淳　公羊叙事畧同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魯必欲滅邾而後已比四伐邾積明年入邾之亂

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氏曰樂髡伐之猶未服日爲入曹起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張氏曰老師之役參爭隙地以致此

【左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姑存李氏曰左非也宋叛晉久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曰晉不以德拒之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故書侵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杜註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　鄫穀作繒張氏曰比年書會吳著哀公失謀于始而遺患于後日也

【左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

秋而侵之也○按宋侵鄭諸說之意稍異皆可參惟左氏說不可通大約此役本于前七年罕達之役而又為後數年宋取鄭師于雍丘與鄭敗宋師于嵒之川

●曼多侵衛

按哀五年趙鞅伐衛范中行之故也衛尚未服故又侵之魏趙于越或曼多為之出

○公會吳于鄫

孔氏曰吳欲伯諸侯鄫先從會之家氏曰吳長而鄫齊景沒而

王末之有也○原 先 王○古 從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借○他○奔○嚭 從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原 周○礼 折○吳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泉 而○末 于○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

事是趙匡乘信春秋所惡也
按此傳乃經所闕附吳以致今數百年及八年伐我范取陽而進此會皆非子貢以禮折之而返乎幾不免矣

爲禮長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

●伐邾以茲來
蘇氏曰邾大夫茅夷鴻請救于吳吳爲之伐魯見邾子故不言滅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
趙氏曰伐邾本三家而公不能已也公內逼于三家三家歸過下上王氏曰魯則三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平聲）賢而逆之對曰

家其貞刑討削公受其惡春秋以諱不在公故有內不諱傳傳謂不諱者欲見彼罪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穀云言來外曾之辭公羊云內辭使若他人然又云不言獲內大惡諱也皆不録。趙氏曰來若內辭何外之有劉氏曰春秋豈以一失外其君子初秋伐八月入之此向兩事理當並書亦無取于內辭入邾他若他人以邾子益來

諸大夫對

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

又可云他人乎此自人而以辭不得以獲解也

惡賢而逆之杜註惡猶友也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鄫衍即鄫也賦斂也私猶私屬

●宋人圍曹

高氏曰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伐曹救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鼓怒而入之若將卑師少豈能圍乎

鄭駟弘救曹

謝氏曰大國無援之

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傳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

者而鄭能救曹之也
○晟鄭桓子思之言
亦是求乃然春秋卷
書救焉此見聖人樂
與人善之意

○宋入曹以歸
蘇氏曰不言滅言自
滅也猶虞公也鄭氏
曰或謂曹已亡春秋之

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家氏曰列国無盟亡史相吞噬書圍罪宋也書救與鄭也所以愧齊晉謝大国之不能救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經】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

將夫子能不以魯
滅矣失之乃既滅曹
伯又與復爲之詳不
應如以邾子益來內
辭書外事大字疑誤
按左傳云滅曹不解
滅國何以又有曹伐
滅而旋復之不見于
經加詳之類歟
●吳伐我
黃氏曰不言四鄙見
兵造于我國都也其
爲國可知矣家氏曰
不畏救邾者成子動
吳子以利悅于利而
動不畏魯以存邾遂
受盟而返何足之足
言李氏曰不征叛人

不行師待之。公闢之。邾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湛氏曰書入以歸非滅國也入曹俘君不必言滅而曹滅也

吳伐我。胡傳兵加國都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其近敵伐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諱之也

傳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周亂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

不利三而伐人

如處心尚能如此賢于人矣汪氏曰哀公加兵于邾五則受伐爲有由矣詳味吳將伐我書法亦有反己之意焉

杜註輒不狃故魯人違亦亡也子張輒也子洩不狃也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

吳竟田焉傍田吳界鄫人亦傍田吳滋濁也滋又同茲林氏曰累也

杜註王犯吳大夫嘗於魯爲武城宰與子羽父相善國人懼其爲内應

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

杜註微虎僥吳六夫有
若與焉與在三百人
中一夕三遷吳微虎
也

俞氏曰吳輕而遠舉
不能取勝于魯一言
其大縱已進一路步七
蹂惺惜智入欺甚矣

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
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
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
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
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
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
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
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
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

爲邾城下之盟乃知以
貪如者必以怯然也

齊取讙及闡

按此見魯虐邾所致
其自取也
杜註悼公來在五年
魴侯原季子叔攷

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不書救邾不成救也自書伐我見魯自取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闡公作僤後同杜註不書伐兵未加而魯與之邑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姑存家氏曰當從公穀非以女故

公羊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程子曰內失邑厚當書書入邾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

穀梁惡內也

歸邾子益

黃氏曰魯以不道肆虐于邾物極必反于是吳伐齊取田乃始歸邾子

杜註子餘大宰嚭桓据故葬桓公也

齊歸讙闡

牧齊歸二邑是以魯云歸邾子也左氏治前取二邑而傳故云季

歸邾子益于邾 胡氏曰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邑然後歸邾子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左傳 齊侯使加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 ○以後嚭叙

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穀梁 益之名失國也

秋七月 備四時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孔疏杞世家過是悼公子世族譜譜悼孫疑誤

齊人歸讙及闡 汪氏曰不言來者齊不取以爲魯歸邾子既歸故齊歸邑非感子義也

左傳 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如存

姬僖故也

皇瑗取鄭師

按此又如隱公時伐戴取之事矣

許氏曰春秋之季自桑干戈志取人之師甚其瀆甚其虐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因喪師之道也季氏曰觀左傳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一人歸則殺人多矣

楚人伐陳

汪氏曰陳從吳亦以楚屢伐且楚不卹但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李氏曰三月而葬必有故。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趙氏曰盡俘以歸也。不言敗敗可知矣

左傳 鄭武子賸之嬖平聲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嬖也。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此外可知矣。杜計覆而收之一軍皆見俘

公羊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穀梁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夏楚人伐陳。前吳伐陳楚昭救之因卒而還陳乃自吳楚惠不念陳舊德而三伐之暴甚矣

反三尚陳乃其數故又已爲楚之罪可誅矣

宋公伐鄭

卓氏曰宋景不自量妄圖伯以晉伯陽矦無討者其志益驕且望嚴益取鄭師視成鄭不得入晉之易乃連年伐之不得志而喪師于嵒氏驕者敗也

邾子益來奔

陳氏曰吳討邾準大子爲政而復奔但書奔以自失國也

公會吳伐齊

孫齊請師于吳將伐

左傳 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 李氏曰陳唯强是從楚君臣乃唯伐之而又屢

秋宋公伐鄭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取其師矣而伐後鄭取宋師則宋鄭喪師皆自取也

冬十月 時備四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高氏曰先爲魯俘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矣

左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杜註以疾赴故不書弑

左傳 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弑悼公語姑存王氏曰未

吳役四驕知于辟吳師與困因齊伐為吳之伐齊公會吳伐齊罪也家氏曰夫差之不行也齊辭兵反怨而伐齊曰喜于戈知其將亡也

陽生卒

吳氏曰吳師在齊而公會吳以弑耳王氏曰齊人因北師小嫌何至遽弑君以說子傳未可信信經可也

●宋人伐鄭

按此與九年伐參旨

盈鞅從齊

陸氏曰吳猶過齊戟

可信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高氏曰齊貳晉可討然鞅加兵有喪之國異乎士匄矣經弗與也

左傳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李氏曰乘公亂伐齊喪無名甚矣

五月公至自伐齊 高氏曰聞喪遂班師可也入不歸者公進退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高氏曰公雖不廢喪紀會其葬不足贖過 汪氏曰與鄭偕書葬同不及五月禮書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杜註齊納之 李氏曰彄黨今歸衛必從輒而棄蒯聵

前去六挾曾與之不若也

公羊伐者

李氏曰公会呉五獨此與蔇伐皆以聖人釋其危名而書之也

楚結伐陳

按此有楚君九年伐陳

●呉救陳

陳氏曰自晉救晉後凡救不書已鄭救皆列國無伯諸侯自相救春秋惆悵故特書之呉救陳諸夏發于亡矣春秋所甚懼也

同書伐我

胡傳及諸決酒不書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夷公作寅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杜註季子不書陳來告不以名

左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伐 見鄎 自取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

四鄰而日伐我者欲分致師之由前躬自厚也孫今兵伐齊致師也。家氏曰訊莫公致死也汪氏曰不言地比于兵加国都之側貶貴也王氏曰儆魯也
杜註清齊地　封疆竟內近郊之地　屬臣屬也不屬言不戰也　黨氏溝朝中地名
弱其年少難用命也

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

杜註子有冉求也種正劉氏曰有子當作子有然古人子字下加子如段章稱單子以將稱將子用城稱嬰子田文稱文子魏有反用子之類甚多不宜倒轉也

杜註事充役煩政重賦稅多稷曲郊地名

孔子所謂孟之反不伐也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

俞氏曰此篇見魯國雖弱猶有謀而聖門多奇男子也雜見孟之側林不狃公叔務人等稅明此士尚多魯不能用

俞氏曰三家正卿不及公為一僮此擬絶壽

儲氏曰序法高

轅頗奔鄭

許氏曰書此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日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公作表）

家氏曰頗聚歛媚上固當有討然國不能自討而衆逐之而可哉

左傳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

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杜註賦封田封內之田悉賦稅之也大器鐘鼎之屬粮糗乾糒也具且醴粮與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劉氏曰戰言及主之者也稍曰國書志乎此戰也云爾

公会吳伐齊

按此罪會也三家所爲而書公公親行也伐書公戰不書公沒公也所以深罪公也

薛氏曰戰不書伐今齊伐何難乎公之会吳與齊戰也会伐則戰見矣前年会伐齊固有国事之報今会吳而勝齊吳之威加北方多魯之爲也。

左傳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

艾陵齊敗獲書

高氏曰戰不書公沒公深恥公也先言公會伐繼書及吳戰則公與恥可知李氏曰此戰以國書主之者吳之來伐齊人皆知其不可禦矣苟能全兵嚴守厚之以義而矣乃以伐魯方歸之兵快志一朝之忿師敗身獲深罪之也杜註陳書子占也宗子陽宗樓也相厲相劝勵也陳子行陳逆也三戰表識 五氏曰今本多有人 六年奔魯公世元 吾國吳

閭邱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則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

以固子之寵爲名已
以請者

世叔齊奔宋
高氏曰春秋書內外
大夫奔者凡六十說
君之股肱故重而書
之然春秋之末何其
出奔之多也是時政

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孔疏四年滕子結卒虞毋代結爲君來赴故書之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斯時出奔相繼可以知世變矣

左傳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

在大夫各欲自尊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以相逐也

杜註犂外州巢鄖少禘皆衛地城鉏宋邑

疾悼子也即齊遺疾弟也

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

●用田賦
按國語載孔子答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數語言周公之籍也

吳氏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則賦民之力也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季氏曰孔子惡冉求聚斂意在此將

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胡傳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國本不宜用也

傳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王氏曰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杜註三發三發問也以邱是矣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賦之常法

俞氏曰如是則若不度于禮一闕明而賦不必用若欲行而法一闕若欲若而行一闕明所以不对之故

●會吳于橐皋

按此會吳闔伯也書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杜註自書示改法重賦

穀梁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陸氏曰以田多少出軍賦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胡傳昭公不諱于禮大本喪矣書孟子卒踰諱而失不可掩

左傳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及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杜註魯人諱謂孟子春秋不改

公羊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穀同啖氏曰不可書夫人姬氏薨也朱子曰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公會吳于橐皋 橐皋吳地王氏曰吳欲尋盟非賜言不可卻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公會吳罪公也非子貢一言則當辱不可免矣○

儲氏曰大機鋒

○會鄖

按此會亦吳徵伯也書公會衛宋亦罪公也非子貢之言則衛侯不能全矣

趙氏曰諸侯東向事吳藩衛多也王氏曰子貢說後子服之所

左傳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公作運○危● 衛亦罪晉也○

左傳 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

以緩之故無中生有能令聞者駭奇。

俞氏曰論魯事妙在婉其記言論衛事妙在不着緊要

按左傳所載子貢諸言皆與論語列為言語科孟子稱其善為說詞也。

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向巢伐鄭

按此見宋用兵不已

宋向巢帥師伐鄭 罪宋黷兵以致兵也。

以報取平春今軍敗收于嵒之辱

李氏曰自宋取鄭師書宋伐鄭而鄭不釋矣而向巢復伐必欲殺元平之族而後已今鄭罕達救嵒而以宋嵒作兵不祥其事好怒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左以爲失閏故然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爲失閏

【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産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杜註實今九月尚溫故有螽家氏曰氣燠也左氏所錄疑非聖人之言。

【左傳】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姑存于氏曰失政耳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孫氏曰周十二月夏十月爲異

●罕達取宋師

按此與九年宋取鄭師皆詐取也前書皇瑗取鄭師于雍邱誅宋詐而不仁也此書罕達取宋師于嵒誅鄭亦詐而不仁也

●會黃池

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晉侯命董褐告吳王曰命圭有命周曰吳伯不曰吳王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與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家氏曰誅取者不仁也）

左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朱氏曰宋取鄭師而伐鄭徼可釋矣而向巢復來故鄭取宋師亦以詐報）

公羊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宋以詐來鄭以詐報）

穀梁 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夏許男成卒（成公作戌 汪氏曰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氏曰盟不書諱之也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

左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

正詳前
杜氏曰夫差自去僭號稱子以告諸侯故史承而書之孔氏曰北会去王號書其子吳國猶稱王不改也陸氏曰胡氏曰黃池公不書称吳晉敵禮而公如子實主其禮自然兼子僞主位故不書呂氏曰先会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公羊云吳子会公云吳子進矣不殊陸氏曰不足取
按左傳云先晉國語云先吳而說不同趙氏則謂敵禮泰敵禮

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汪氏曰左曰先晉国語曰先吳此二国史籍之異顧晉已陵遲豈能與吳爭

公羊 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先晉存晉也書及者兩伯之寔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高氏曰楚畏吳吳強無如之何故乘吳出会而伐陳

於越入吳孫氏曰吳子方会越乘其無備薛氏曰忘不共戴天者而外爭無遠慮有近憂矣

終有東西之分。玉謂與子無出位似助於情而求合。并存候考

楚伐陳

按楚此時畏吳，可云不能而猶能出師前然于背矣。

●於越入吳

則吳與自相躁及蒲池而但可謂強矣而繼晉入戒後世也曾子曰出乎爾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

公至自會

按公以秉禮見錮而

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君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秋，公至自會

所命予吳者乃晉之
也

魏曼多侵衛

李氏曰諸夏所恃之存
秩而勿失者之制也
諸夏亡之存秩而
卿伯制之成也晉之
失伯乃吳楚之張也
諸侯之歸也大夫之

盜殺陳夏區夫

趙氏曰書盜四以
而及皆大夫國無政
則矣

西狩獲麟

李氏曰感麟而作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無曼字家氏曰此伯國侵伐之終事也晉臣志怙權自私耳

葬許元公

九月螽 高氏曰去歲十二月今九月十二月並螽災甚矣黃氏曰左氏凡螽皆咎司歷過至此乎

冬十有二月有星孛于東方 汪氏曰吳爭盛而戎之之徵也

公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於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高氏曰不言所次葦刻以爲不加宿羞者人事所召也家氏曰駭常之變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彄高氏曰微舒後陳衛世其官稱因盜殺者之且見世變之極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螽君臣可自省矣許氏曰書僭人事至用田賦于于傷和致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孔疏狩常事而書之爲獲麟故也

說程氏何氏程子謂氏胡氏張氏多同文成致麟之說不從氏州傳因之亦祖于何氏首倡也公羊云如有王者則至之所述劉未錄劉氏曰非也公羊不言其來不外麟出不言有不使麟有存也未錄劉氏曰獲則不得言來言獲此事之理也何說乎公谷兼取引取說亦未錄胡氏[illegible]公谷以經不言狩人名故有此說

左傳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感麟作大率出非其時被人殺是不祥

公羊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何休云麕麞也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噫於其切喪去聲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按此見子路信義

即此可見求不及由

附錄釋傳 杜注自此至十六年皆魯史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並錄以續孔子之經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陳成子執簡公

庚戌叔還卒

按此見司馬牛游身
杜註說許邑係何信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莒子狂卒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左傳 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君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

公文氏衛大夫又致其邑者亦不欲與魋同也

阮氏魯人

按趙鞅伐衛與十三年魏曼多侵衛同一臣皆恃權自私耳

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輿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陳成子弒簡公左叙事與論語畧同弟平公驁立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杜註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傳 十五年春王正月成叛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杜註城輸以偪成

按鄭伐宋仍不忘宋皇瑗取師之怨也然鄭亦取宋師矣而心尚未足乎

按缺去年伐衛而今又伐何哉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宋鄭交有取師報怨無已又有此師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晉此時衰已極矣伐鄭何爲哉

及齊平

傳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

杜註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

杜註喪宗国謂以邑入齊

杜註傳言仲尼之徒皆忠于魯国

晉伐衛在定八年齊伐晉在定九年

二十五家爲社

吳人加亂謂伐魯也

在八年齊取二邑亦
在八年

杜註嬴齊邑

杜註二臣欲殺莊公
不見而奔宋

杜註仲尼去位猶書
卒者曰君臣崇其學

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衛公孟彄出奔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杜註還成即瞞成

傳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陸氏曰春秋終獲麟句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終此

然疏而則失之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左傳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附錄經傳終